一座靈山

高行健的作品與風格

王開平

聯合報副刊組

lts@udngroup.com.tw

相較九九年德國小說家鈞特·葛拉斯加封諾貝爾文學獎榮冠時眾望所歸的風光，百年來破天荒首位華人高行健在二〇〇〇年終於捧回這次大獎時，卻有著出人意表的刺耳雜音。首先是諾獎評審諸公投選時就難產，打破往年文學獎領先公布慣例，過後一周才揭曉得獎人選。離譜的事還包括，高行健出線徹底跌破賽前預測的專家眼鏡，呼聲極高的候選人名單（包括另一位大陸詩人北島）上，根本沒有他的位置。大陸出生、台灣出書（代表作《靈山》、《一個人的聖經》），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落腳法國入籍，使高行健的「身分認定」出現不同版本。長期將高列為「不受歡迎人物」、查禁他書籍出版的中國大陸，自文壇至普羅大眾對高行健獲獎反應普遍冷淡，政治高層索性宣稱：「那不過是一個法國人得獎。」

排除意識形態干擾，回歸創作基本面，似乎更容易摸索出高行健獲得青睞的核心特質。誠如瑞典皇家學院對高行健風格的推崇，指他擅寫個人內心掙扎、開出「中國小說及戲劇創作的走向」，同時「作品具有普遍性、嚴峻的洞察力及語言獨創性」，一九四〇年生於江西贛州，北京外語學院專攻法國文學的高行健，有如封閉的年代中國大陸連接世界文藝新潮的踏板，自一九八二年劇作《絕對信號》八三年《車站》以降，他始終旗幟鮮明地進行劇場版圖的另類突進，成為先鋒戲劇在中國大陸的濫觴。從事多年翻譯工作，對西方理論多所浸染，承接了貝克特、尤涅斯科等劇場大師的神髓，高行健在劇本中融入新穎前衛、現代主義的荒謬意識為打破政治禁制下僵化創作空氣探路。

由劇場將創作力伸展向文學書寫領地，高行健先於八〇年代中期出版的短篇集《給我老爺買魚竿》（聯合文學版）中小規模操演他的理念實驗：「我以為小說這門語言的藝術歸根結蒂是語言的實現，而非對現實的摹寫。小說之所以有趣，因為用語言居然也能喚起讀者真切的感受。」精湛的筆力，或許脫胎自劇本寫作鋪排的訓練。高行健強調：「我以為小說的藝術正是在語言的這種流程中得以實現。」

一九八九年「六四」民運，毋庸置疑是劃開現居巴黎的作家高行健判然兩般創作／生命情態的分水嶺。當時以訪問學人受邀旅居法國的高行健，選擇「政治避難」身分落腳在藝術國度。荏苒十年，作家明顯擺脫了出走的流亡之姿，而以切入核心的態勢，藉戲劇、小說甚至繪畫於法國文化界占領了一席之地，成為在法語天地發聲的特出號手。

九〇年篇幅浩大的第一部長篇《靈山》（聯經版）有如火山爆發的威力，充分

展示了作家蘊蓄多時的創作高能。高行健自述創作因由，表示人在北京時曾因抽菸過度疑似罹患肺癌，被醫師宣判死刑。他放下工作，隻身背負行囊到西南邊區漫遊，不料返回北京，病影卻神奇消失了。這段異質經驗成為《靈山》依模的藍本，也為作家於法國文壇大放異彩埋下伏筆。

《靈山》中文版在台灣上市之初不過漣漪微瀾，卻廣受國外漢學界重視，不但由瑞典皇家學院院士馬悅然譯為瑞典文，由法國普羅旺斯馬賽大學中文系教授杜特萊與妻子合譯，厚達六百頁的《靈山》法文本九五年底出版，更在法國引起轟動當地一家重要周刊推出〈讓我們讀高行健吧！〉專題，把《靈山》與《水滸傳》、《西遊記》並比，前後銷售上萬冊，一舉打響高行健知名度。高行健頻頻媒體亮相，使出版社一口氣和他簽下三部長篇合約。

九六年初，《一個人的聖經》動筆。自在法國「開始真正意義的流亡」，高行健有意識地抽離，不要耽於中國情節／結，寫劇本「沒有具體的中國環境」。然而《一》書的寫作過程，卻令他重新省察：「中國太遙遠，也沒必要勾起痛苦的回憶。然而融入西方藝術文化，有足夠的距離使我可以冷靜處理老題材。」潛伏的中國暗影始終未嘗解決，高行健最初的衝動是想藉書寫「徹底清理舊創」，沒料到困難重重，前後改寫三遍，直到九九年四月中文本《一個人的聖經》才由聯經出版。

曾獲法國藝術及文學騎士勳章，高行健近年將全力置放在劇場。九九年阿維農戲劇節才首演了他的《夜遊神》，並有連續三十場的演出表；另一齣由他自己導演的《對話與反詰》也於波爾多登場亮相。《對》劇同時受到日本基金會青睞，由美國製作人搬上舞台於今年初在紐約及東京巡演。預定劇本的邀約應接不暇，高行健更伸觸角揮灑繪畫與藝評長才。在法國文化部贊助下，高行健的新書是繪畫文集，交由旗下網羅畢卡索、趙無極、夏卡爾等大師畫冊的藝術類型重鎮藝術圈出版社。

水墨繪畫的造詣，讓高行健不但在九九年法國書展開幕時展示新作，甚至更赴美國巡迴展出。他的畫展不但在九五年登上台北市立美術館，今年初也才來台開展。藝術評論《另一種美學》預計明年初由聯經出版，書中有高行健貼近西方主流對當代藝術的全面觀察：「法國西方當代藝術的文化論爭始終沒有告一段落，多半的書都是批評家的美學史，少有自藝術家角色發言，提示繪畫前途。」

跨足戲劇、繪畫、文學、創作不同藝術領域，高行健工作檔期一直呈現爆滿狀態。《一個人的聖經》之後，高行健尚無暇細思下一部長篇，只是說「大概又是一本很長的書」。《一個人的聖經》解放了中國迷思，高行健新作聚焦於「談藝術、藝術家的生活」：「戲劇表情比較抽象，小說可以放手引進法國生活場景、背景、環境。」逐漸躋身法國文化正宗的高行健有感而發：「現在沒有異鄉人的感覺，中國好像已經隔得很遠。」諾貝爾文學獎的金字招牌，讓這位「有中國血統的法籍大師」一夕之間身價百倍，成為國際媒體動見觀瞻的鋒頭明星，行程表勢必更加密不透風。何時才能回歸創作起點，實踐構想中的靈感，恐怕連高行健本人都沒有把握。